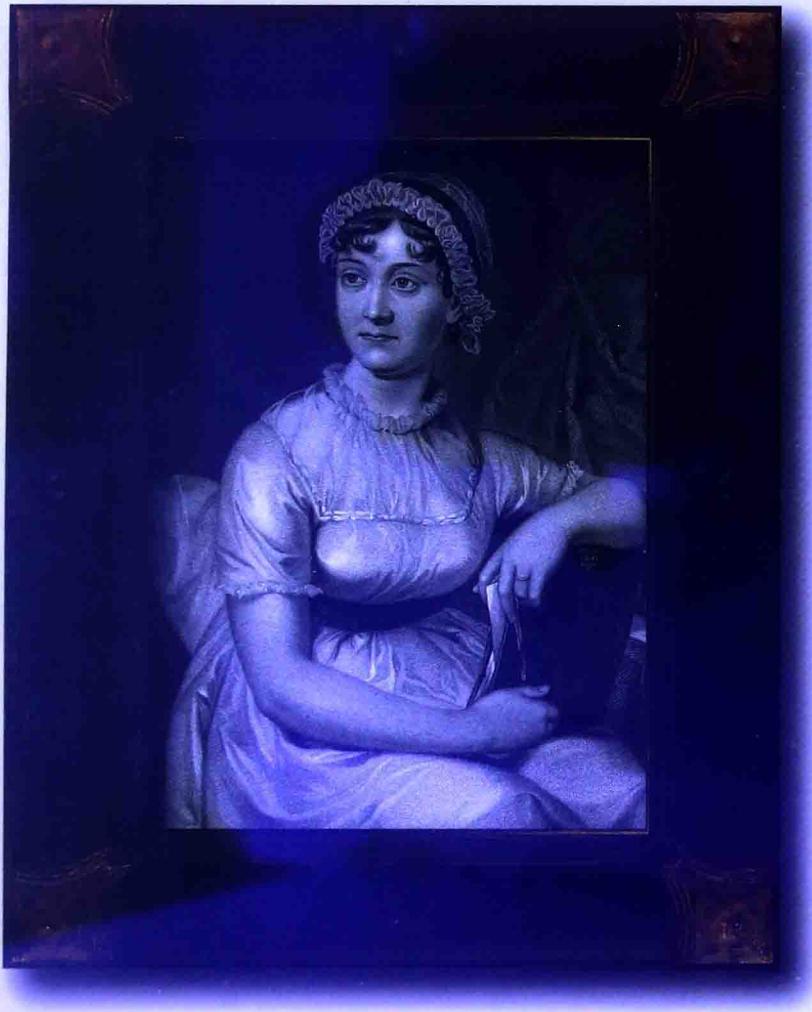


【了如指掌·人物馆】



简·奥斯汀传

嫁给文字的女人

【英】詹姆斯·爱德华·奥斯汀-利 / 著 岳玉庆 / 译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简·奥斯汀传：嫁给文字的女人

[英]詹姆斯·爱德华·奥斯汀-利 / 著 岳玉庆 / 译

A Memoir of Jane Austen

简·奥斯汀传：嫁给文字的女人 / (英) 奥斯汀 (Austen,J.) 著；岳玉庆译.—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14.12
(了如指掌·人物馆)
ISBN 978-7-5392-7246-7

I. ①简… II. ①奥… ②岳… III. ①奥斯汀，J.
(1775~1817)—传记 IV. ①K835.61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4399号

简·奥斯汀传：嫁给文字的女人

JIANAOSITING ZHUAN: JIAGEI WENZI DE NVREN

作者：(英)詹姆斯·爱德华·奥斯汀-利
译者：岳玉庆

出 品 人：廖晓勇
策 划：周建森
组稿编辑：万 哲
责任编辑：万 哲
特约编辑：丁纪红
装帧设计：了如指掌创意馆

出版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发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社址：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
邮编：330008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印张：10.25
字数：130千字
版次：2014年12月第1版
印次：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刷：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：ISBN 978-7-5392-7246-7
定价：28.8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
电话：0791-86710427 (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)
赣版权登字-02-2013-382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简·奥斯汀的钢版雕刻肖像，是《简·奥斯汀传》第一版（1870）的卷头插画，由利扎斯（Lizars）根据梅登黑德的安德鲁斯先生的画像制作。安德鲁斯的画像根据现珍藏在伦敦国家肖像馆的卡桑德拉·奥斯汀创作的水彩画绘制而成。



詹姆斯·爱德华·奥斯汀—利（James Edward Austen-Leigh，1798—1874），
该肖像画由R. W. 查普曼（R. W. Chapman）于1926年画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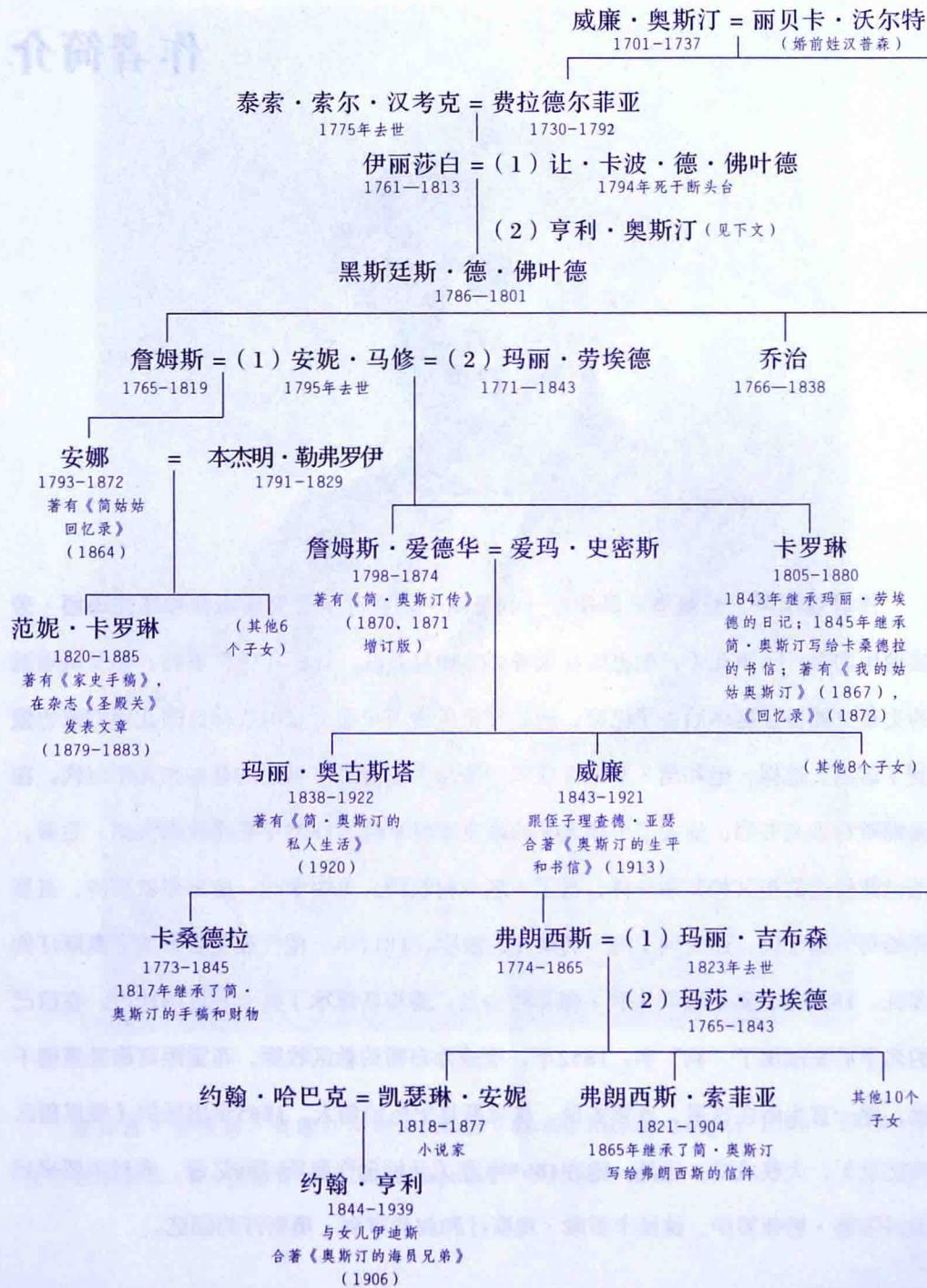
目录

作者简介 / 1	第二章 关于史蒂文顿 / 19
奥斯汀家谱以及生平材料继承 / 3	第三章 早期创作的开端 / 37
第一章 奥斯汀家族 / 5	第四章 离开史蒂文顿 / 57
	第五章 伟大的作家 / 73
	第六章 处女作问世 / 85
	第七章 隐姓埋名的生活 / 97
	第八章 声名鹊起 / 113
	第九章 关于简·奥斯汀的评论 / 121
	第十章 纵观小说 / 131
	第十一章 简·奥斯汀去世 / 1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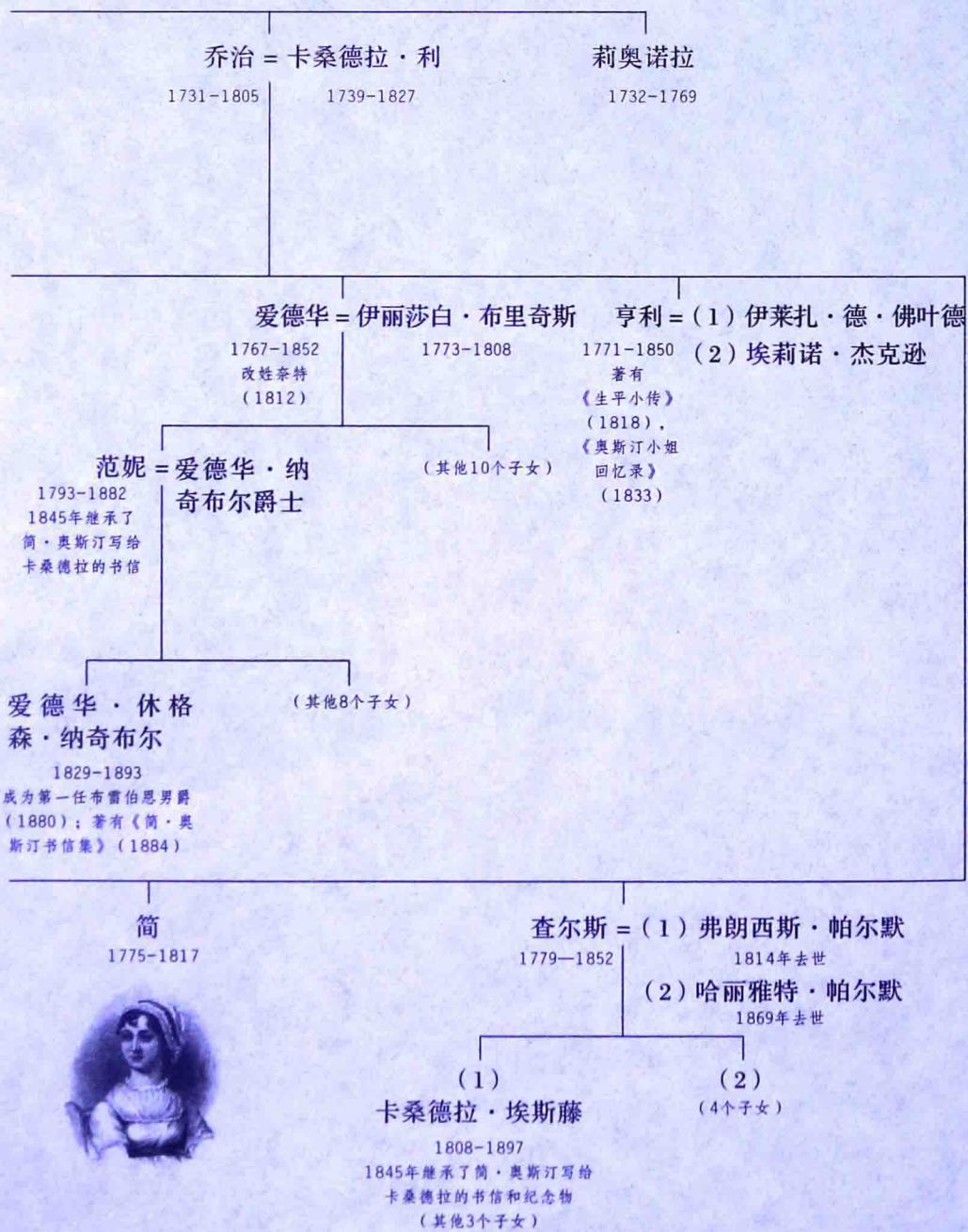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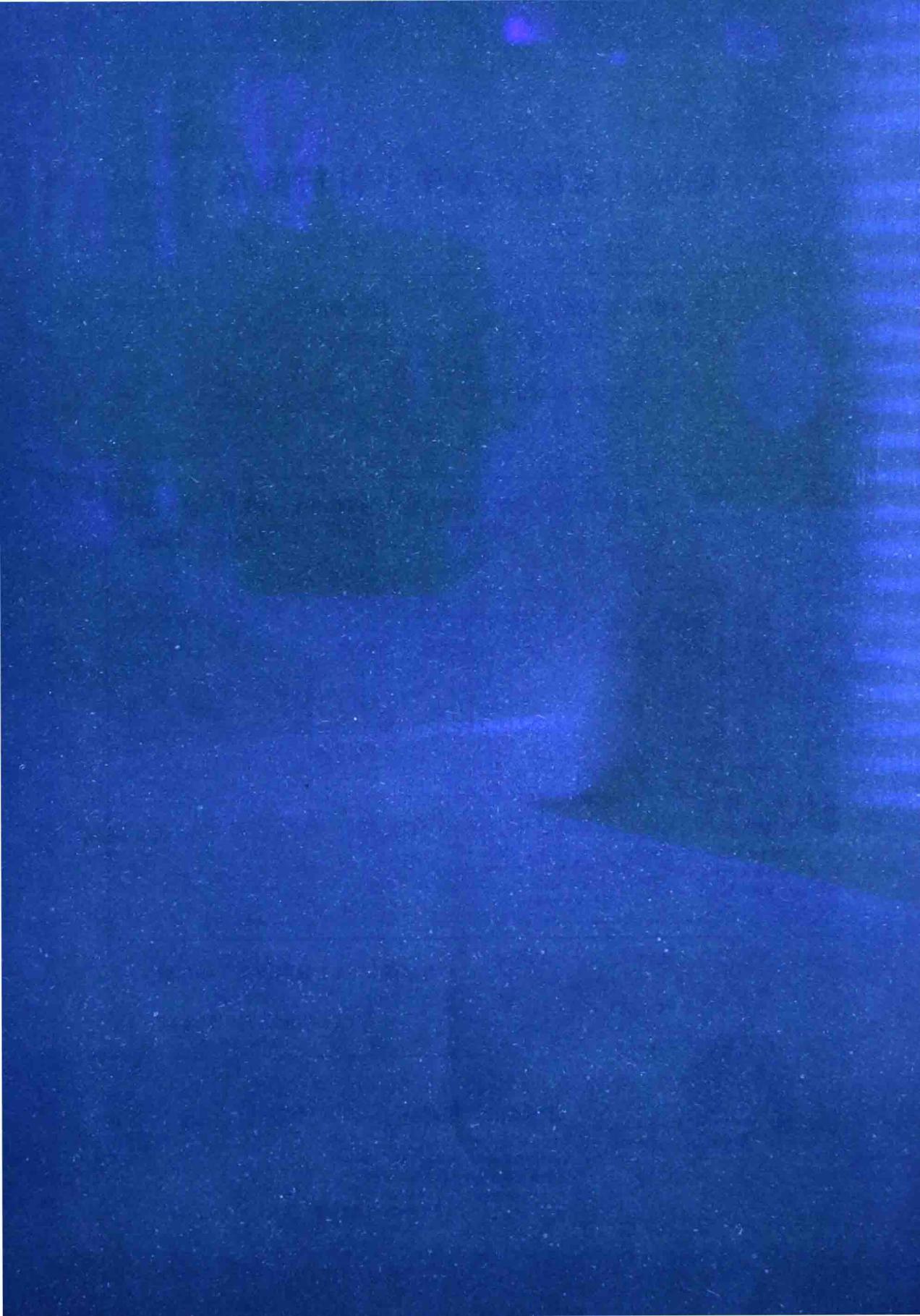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詹姆斯·爱德华·奥斯汀—利是简·奥斯汀的长兄詹姆斯和续弦玛丽·劳埃德生的唯一一个儿子，他出生在汉普郡的迪恩教区。1801年他两岁时，祖父从附近的史蒂文顿教区退休后去了巴斯，他的父亲便成了史蒂文顿的牧师，因此他们家也搬到了这里。这样，他和简·奥斯汀在同一所房子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。在温彻斯特读完书后，他去了牛津大学的埃克塞特学院，1823年获得牧师资格。后来，他也像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一样，当了一名乡村牧师。上中学时，詹姆斯就写诗，甚至开始写一部小说，还受到了简·奥斯汀的鼓励。1817年，他代表父亲参加了奥斯汀的葬礼。1836年，姑奶奶简·利·佩罗特去世，詹姆斯继承了斯卡利茨的地产，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添加了“利”字。1852年，他成为布雷的教区牧师，布雷距离梅登黑德不远，他一直生活在这里，直到去世。詹姆斯是出色的猎人，1865年出版的《维恩猎区回忆录》，大获成功。于是，他在1869年春天开始创作奥斯汀回忆录，素材主要来自表妹安娜·勒弗罗伊、妹妹卡罗琳·奥斯汀和叔叔亨利·奥斯汀的回忆。

简·奥斯汀



奥斯汀家谱以及生平材料继承





第一章

奥斯汀家族



再·莫那奇的家·秋香

开场白——简·奥斯汀的诞生—— 家庭关系一家人对她创作的影响

1817年，我姑姑奥斯汀的葬礼在温彻斯特大教堂举行，我是前来悼念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我也年事已高，人们希望我还记得姑姑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或者她的性格特征，这样就可以帮助在她去世后出生的一代读者了解她的人生际遇，铭记她的音容笑貌。她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：既没有出现什么波澜，也没有出现重大危机。甚至可以说，她生前并未获得什么声誉；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后，她身上的荣誉才熠熠生辉。她才华横溢，但是并未引起其他作家的注意，也没有接触过文学界，她一直待在家里，默默无闻。如果让我详细描述她的生活，我手头几乎没有什么材料。但是，说到她的为人和性格，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。如果有可能，勾勒一下这位多产作家的内心世界，也许很多人会感兴趣，因为她通过自己的内心世界塑造了达什伍德和班内特两家人、伯特伦和伍德豪斯两家

人、索普和马斯格雷夫两家人。这些人物是很多家庭围炉夜话时的“熟人”，大家对他们的概况了如指掌，仿佛他们就是住在周围的邻居。这些人物为人正直，举止得体，充满温情，很多人想知道他们的塑造者奥斯汀是否也具备这些品质，生活中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时是否真的会表现出这些品质。在这里，我可以证明，读者最喜爱的那些人物身上的任何一种魅力，几乎都是简的温和性情与爱心的真实反映。奥斯汀姑姑去世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子；但是，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总是深刻的，即使过了五十年，我忘记了许多东西，不过我仍然记得奥斯汀姑姑是她的侄子、侄女们的快乐之源。在我们眼中，她并不聪明，也没有名气；但是，我们都尊重她，因为她心地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而且非常风趣。对于这一切，我都是活着的见证人，不过，是否能把简身上优秀的品质讲个大概，让读者对她有所了解，我却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好在有几个认识她的人还在世；既然有人相

助，我自然愿意斗胆一试。另外，我敢于承担这一任务，还因为我坚信：尽管我能讲述的可能不多，但是活着的人也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她了。

1775年12月16日，简·奥斯汀出生于汉普郡史蒂文顿的牧师之家。她的父亲是乔治·奥斯汀牧师，来自肯特郡坦特登和赛文欧克斯街区的一个古老家族。我认为，17世纪早期，他们家做的是服装生意。哈斯特德在《肯特郡史》中说：“经营服装业的人拥有威尔德的大部分地产，这里古老家族的祖先几乎都从事过这种稳定的制造业，不过现在没有几个人本地人熟悉了。目前，这些家族都拥有大宗地产，跻身上流社会，有些人还封官晋爵。”哈斯特德也提到了奥斯汀家族，并补充说这些服装商“通常被称为‘肯特灰衣人’，他们人多势众，非常团结，遇到郡里选举，只要得到他们的支持，获得了他们的选票，几乎肯定能够当选”。奥斯汀家族仍然保留着一枚服装产地徽章，他们制服的颜色是蓝

简·奥斯汀的家，版画。



白混合色，被称为“肯特灰”，这也是肯特郡民兵装饰带的颜色。

不到九岁时，乔治·奥斯汀先生就失去了双亲。尽管没有继承到任何财产，但是令他欣慰的是，他有一位好心的叔叔——弗朗西斯·奥斯汀。奥斯汀先生是坦布里奇的一位成功律师，是基平顿（Kippington）奥斯汀家族的祖先。弗朗西斯自己也有子女需要抚养，但还是慷慨资助了他孤苦伶仃的侄子。因此，

乔治在坦布里奇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还获得了奖学金，后来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也获得了奖学金。1764年，他获得了汉普郡的迪恩和史蒂文顿的两栋相邻的教区住宅。第一栋是慷慨的叔叔为他买下的，第二栋是他的表兄弟奈特先生赠给他的。根据当时的观点，这算不上身兼两个圣职，因为这两个村庄相距不过一英里出头，两村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超过三百人。同年，他与托马

斯·利牧师的小女儿卡桑德拉结婚。托马斯来自沃里克郡的利氏家族，曾经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，一直在哈普斯登担任牧师，这里与泰晤士河畔的亨利镇相距不远。托马斯·利先生是西奥菲勒斯·利博士的弟弟。西奥菲勒斯活到了九十岁，开启了一个漫长的属于自己的时代，他担任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。西奥菲勒斯是牛津大学的名流，但是让他出名的与其说是他的事业，毋宁说是他幽默、俏皮、尖刻的讲话风格。他经常调侃自己的寿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。西奥菲勒斯是基督圣体学院的研究员，在选举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时，人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于是便选举他当院长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西奥菲勒斯健康状况不佳，很快就会离岗而去。后来有人说，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此职，是上天对学院委员会选择非本院人士担任院长的惩罚。我认为，最近刚刚拆掉的面向宽街的贝利奥尔学院围墙，一定是在他担任院长期间修建的，或者至少他

在任期间修复过，因为他的盾形纹章就放在最靠近三一学院大门那个角落的飞檐下面。最近一次翻修已经毁掉了这一纹章，因此“纪念物本身也需要纪念”。

这位老者言谈机智、逗人开心，他的名声不胫而走，传到了牛津大学以外。斯雷尔（Thrale）先生在给约翰逊博士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你认识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利先生吗？他已经八十六岁高寿，但是你难道不欣赏他的潇洒举止和青春活力吗？有人告诉利先生，枢密院议员们近来吵过一次架，大法在官敲击桌子时用力过猛，结果桌子四分五裂，他听说这件事后发表的高见一语双关，实在是无人能出其右。院长先生是这样回答的：‘不对，不对。说他劈裂会议桌，我难以置信；但是，说他分裂与会议员，我确信无疑。’”

家里也流传着西奥菲勒斯的一些隽言妙语。有一次，他造访一个从不读书的学者，此人把他领进一个房间，指着窗外颇为傲慢地说：“博士，这就是我研究学问

的房间。”凭窗俯首望去，只见巴斯大街开阔通达，三教九流，络绎不绝。西奥菲勒斯环顾房内，却没见到一本书的影子，于是回答：“先生，说得不错，教皇曾有言：‘要研究人类，尚须以人为本’。”我父亲去牛津时，曾荣幸地应邀跟这位尊贵的长辈一起进餐。他当时初入大学之门，尚未适应牛津的种种习惯，因此感觉校袍十分笨重不便，我要把它脱下来的时候，这位年逾八十的长辈连忙严肃地笑了笑说：“年轻人，不必脱衣，我们又不是打架。”这种幽默一直伴随着他，长盛不衰，而且他最后还亲身阐释了教皇的圣言：“最强的情感，死时亦不减损。”就在他离世前三天，获悉一位老友靠吃鸡蛋治愈了顽疾，最近做了新郎，而且有人打趣说，他是受人怂恿才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他马上开玩笑说：“那就希望婚姻不会让他成为怂（夙）蛋吧。”我不清楚，这位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，还有晚辈简·奥斯汀和家族的其他人，是从哪位先辈身上继承了这种强烈的幽默感。

乔治·奥斯汀夫妇起初在迪恩居住，后来搬到了史蒂文顿，在这里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。他们结婚伊始，便开始照顾一个小孩。这个小孩是赫赫有名的沃伦·黑斯廷斯的儿子，在他们结婚之前就被托付给他们了，中间人很可能是奥斯汀先生的妹妹汉考克太太，因为她丈夫远赴印度后就在黑斯廷斯手下任职。格莱格先生在《黑斯廷斯传》中说，黑斯廷斯的儿子乔治是他和前妻所生，1761年送到英国接受教育，但是他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宝贝儿子交给了谁，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。我从家人口中得知，这个孩子很早就死于坏疽性咽炎。奥斯汀太太对他感情至深，待他如同己出，因此小乔治的夭折让她伤心欲绝。

这一时期，玛丽·拉塞尔·米特福德的祖父拉塞尔先生担任相邻教区阿什（Ashe）的牧师，因此这两位颇有人气的女作家肯定是老熟人。

我写的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情，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讲述一下社会风俗和习惯